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  
第六十二回 破鏡難圓陰陽怪氣 墜歡易拾名利關頭

再說老榮回家，他家中已鬧得天翻地覆。娘姨下人見了他，都說：「好了好了，老爺回來了，外國醫生也快到了，樓上的大約有救咧。」老榮大驚。忙問樓上鬧了什麼事？原來老榮走後，他姨太太和阿木林二人隔煙盤橫著。姨太太覺得口中的血，指乾淨又流出來，摸一摸方知一隻金門牙已被咬落，阿木林臂膊上的血，還是自己口中的，適才只當她臂膊上肉被自己咬下，因此頗有悔意。此時既知誤會，不覺又生切齒之仇，不願意和她對睡。自己起身，教人搬梳頭傢伙過來梳頭。因她昨兒全夜未睡，梳的頭還好好的，只消掠一掠，便可出去。娘姨領命，先端梳頭盒，然後再拿刨花和鏡子。不意地上有根通鴉片煙槍的鋼條，是適才姨太太打阿木林用的軍器，丟在地上，還未拾起。娘姨手中拿著物件，沒眼睛照顧地下，剛巧左腳踏在通條上，右腳自己絆上去。若是別個大腳娘娘，或尚站立得祝偏偏這娘姨是小腳，腳底無力，搖了一搖將要倒下，急將手中拿的東西丟下一件，出空一隻手，扶在牆壁，果然不曾跌倒。不過她手中丟下的那件東西，早已打成四零八塊。倒不是刨花缸，卻是面鏡子。這鏡子是姨太太最心愛的東西，比尋常閨閣中用的較為長闊，四週鑲白銀邊，彈簧腳也是銀的。平時偶染塵埃，姨太太連磨擦都不許底下人動手，恐他們粗心，在鏡面上擦下紋路，必須親自出手，用極軟麂皮，蘸了鉛粉，細細揩抹，其愛可知。此時見被娘姨失手打碎，姨太太心中自然難受。不過剛才阿木林洩了氣，腹中已不快活，若再氣上加氣，她自知身子虛弱，氣出病來，倒不犯著。因此捺下這股氣，譬如鏡子自己打碎的，儘可以重買一面，故連聲也不做一聲。娘姨倒嚇得面如土色，顫聲說：「阿喲，鏡子打碎了。」姨太太道：「不打緊，一面鏡子有甚希罕，打碎了可以重買一面的。」娘姨出於意外，倒回答不出什麼，站在旁邊呆住了。姨太太道：「你呆著則甚？此處只有一面小鏡子，教我如何看得見梳頭，還不替我再弄一面鏡子來。」娘姨恍然大悟，忙去另找鏡子。床上阿木林聽了她們問答之言，頗為感觸。她還未知臂膊上的血，是姨太太口中的，心心不忘咬脫了一塊肉，覺得其痛無比，心中本已苦極，怎禁得姨太太和娘姨談論鏡子，她想自己寄人籬下，彷彿鏡子一般。用得著我的時候，陪著姨太太遊玩遊玩。一朝與她心思不合，何殊失手打碎了鏡子，在姨太太盡可化了錢另買一面，晨昏相對，我卻變作垃圾堆中的棄材，無人過問。一念及此，煩惱更甚。自想生在上，總不免有一天被人屏棄，還不如死了之後，倒不聞不見，逍遙自在。恰巧床上鴉片盤中，有幾個煙泡，是姨太太昨夜吸剩的。阿木林心一橫，乘人不備，拿一個當丸藥般的乾吞下去，覺滋味並不難熬，只舌頭上微有點兒苦，自己喝兩茶喝慣了，倒也不以為意。恐一個煙泡藥力不夠，因又拿一個吞了。這一個卻不比第一個容易，因她是乾吞的，沒茶水過口。第一個還有津唾相和，嚥下頗易。這一個口中幹得梗住喉嚨，大有宣佈中立之勢。阿木林欲咽不能，欲吐不得，好不難受。偏偏床上又沒喝剩的冷茶，或可過得下去。倘自己起來倒呢，又恐被別人看出痕跡。左右為難，看看煙盤中只有一罐潤煙桿的水，渾濁不堪，實難進口，轉念一想，自己快要死了，還顧什麼清濁，遂硬著頭皮，拿起來向口內便倒。一個娘姨眼快看見，銳聲道：「咦，她吃什麼東西？」

姨太太一聽，就知道不好。她曉得阿木林性氣頗剛，從前曾和她鬧過一次，險些兒用剪子自裁。此時聽娘姨說她吃什麼，猛想起床上還有五個煙泡，莫被偷著吞了。心中一急，丟下牙籤，慌忙過來觀看。此時阿木林喉嚨口的煙泡已被一罐水推入肚內，見機關洩露，頓時號啕大哭不已。姨太太先望煙盤中一看，見五個煙泡，只剩了三個，明明那兩個被她吞下，急得魂不附體，也顧不得適才和她淘過氣，俯身攙住阿木林，顫聲說：「你你你吃的什麼？」

阿木林也不回答，只是痛哭。姨太太問她煙盤中兩個煙泡，可是你吃的？阿木林也不做聲。姨太太沒了主意，心肝寶貝軟哄多時，阿木林方承認吞了兩個煙泡，一罐煙水，姨太太好生著急，火速命人找老爺去請外國醫生。剛巧老爺又出去了，姨太太又急又恨，只得自己派人去找醫生，一面教阿木林用竹筷探喉嚨，令她作嘔，好將煙泡嘔出。不意煙泡不比得生煙，生煙是溶液，吞時雖苦，頗能和著談涎一同嘔出的。煙泡乃是囫圇的，吞服雖易，嘔他出來著實煩難，除非待他溶解之後，方能吐出。但鴉片乃是有名的毒藥，焉能容他久藏肚內，緩緩溶解，恐怕藥性流遍全身，阿木林這一條小命，也要嗚呼哀哉了。真所謂進門容易出門難。阿木林嘔了一陣，反引動藥性，一時腹中痛不可耐，倒在床上，只是打滾。醫生不到，老榮也不回來。不但姨太太急殺，便是她家一班下人，也沒一個不暗為擔憂。老榮回家，恰當其時。得知樓上鬧了這個把戲，急匆匆上去探問，算他倒霉，又觸在姨太太氣頭上了，不等開口，先飽受一頓臭罵，說：「你難道不知家中開口舌，一早起就滾了出去。現在出了事，教我一個人那裡去請醫生，枉為自己人，就使隔壁鄰舍，見人家鬧了這種事，也要幾分力幫點兒忙，你好過意得去。此時醫生請來，難為你來了。」

老榮無緣無故受這冤氣，真是有冤難伸，賭氣跑了出來，免得再受她的閒言閒語。後來醫生請到，不知灌了什麼藥水，阿木林居然得慶更生，經此一番波折，姨太太又同她和好如初。但老榮卻仍舊心思不定，他因聽了如海的說話，想明兒教姨太太上公堂，若她不肯答應，如何是好，自己又不能做她的代表，只有趁她高興上對她說說，或有允諾之望。偏偏今兒又鬧了這種怪事，好好的同她講話，還不免吃著鈍頭，那話兒講上去，一定被她罵一個好聽。故此自己躲在書房中，不住差人上樓打探消息。此時得知樓上風潮平定，不覺一喜一憂。喜的是自己有機會可以講話，憂的是她若仍舊不肯答應，豈非又是一個難題目了麼。不過無論如何，非同她商量不可。當下急急上樓，見阿木林已睡在被窩中，姨太太斜坐床沿，半身壓在阿木林身上，唧唧噥噥，不知在那裡講些什麼。老榮上去，姨太太並不睬他，由他一個人呆立在旁邊。老榮站了一會，忍耐不住，開言問道：「昨夜那件事，明天一早要上公堂了，你可曾預備預備，免得臨時侷促。」姨太太沒聽見，老榮重說一遍，姨太太聽了，直跳起來說：「你難道還嫌我昨夜巡捕房的罪受得不夠，又要我進新衙門了麼？我不去，你愛去你去。」

老榮原料她有此一著，當時不慌不忙道：「你休這樣容易惹氣，聽我說呢。別人都可不上公堂，你卻不能不去。因事出在你這裡，你是事主，別人的住址都可捏造，你的住址卻假冒不來。你若不到公堂，公堂便要出傳單傳你。傳你不著，就要出牌票捉你。所以你最好自己投案，終究不過罰款可了的事，沒有殺頭的罪名，落得爽爽快快的投案，豈不大有面子。若弄到出牌票上門捉人，可就難以為情了。你說教我代你到堂，我何嘗不願意，可惜你是女，我是男，捕房中留著你的名字，教我怎能替得你來。好奶奶，你瞧我薄面上，明兒走一趟罷。那邊有我設法，包你不致吃虧就是。」姨太太鼻子管裡哼了一聲道：「憑你說上了天，我也不去。就是新衙門老爺出牌票捉我，我也不去。腳是生在我腿上的，我不願意他能奈我何！」

老榮一想，她這硬話只能對我說，昨夜巡捕一到，她已跟著跑了，如若當真新衙門出牌票，也不由得她做主。但自己未便奚落她，只得順她口氣道：「那個自然。不過他們不肯塌台的，如其尋不著你的事，恐怕要尋著我，弄到後來，出封條釘門咧，產業充公咧，這害處豈不更大了。」姨太太聽了，曉得這是老榮嚇她的話，一點兒不動聲色，只是搖頭冷笑，也不接老榮的口，俯身問阿木林，現在腹中可還覺疼痛麼？阿木林說：「比適才好些，不過小腹上還略有些兒作痛。」姨太太便伸手入被中，替她在小腹上按摩。老榮站立旁邊，好無意思。回頭見一個娘姨呆立在旁，聽她們講話。老榮見了她，猛生一條主意，對她招招手道：「你來。」

娘姨不知就裡，走近面前，老榮先將她上下身打量打量，見她身穿黑綢紗皮襖，黑洋緞棉褲，六寸光景的腳，穿著白竹布襪套頭，打扮很為整潔，皮膚也頗白淨，本來大戶人家娘姨，原比小人家奶奶更強。老榮看罷，暗暗點頭，叫聲：「娘姨，你在我家有幾年了？」娘姨道：「將近三年了。」老榮道：「這樣可以算得老伙計咧。你曉得我家這位奶奶，待你們底下人著實不差罷！」娘姨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老榮道：「現在我想托你做一件事。昨天晚上，也是奶奶自不小心，出了這樁亂子，你們都該知道，她抽下來的頭錢，你們大家都有好處。奶奶是本來不希罕這幾個頭錢的，皆因為想照顧你們，因此才邀了許多人來家賭錢。偏偏你們運氣不佳，平白地鬧出這種事來。若教奶奶一個人去受罪，你們也未免過意不去罷。」

娘姨聽到這裡，曉得下邊沒有什麼好文章，就此不敢和他的調，含糊答應了一句。聽老榮接著說：「現在我也不是要你幫什麼別的忙，只為明天上公堂，奶奶自己不肯去，我是男人，又不能代她到堂，所以想勞你一次，代替奶奶上堂，橫豎賭錢沒有別的大罪，罰多少錢有我來化的。」娘姨不等他說完，慌忙把兩手亂搖道：「老爺莫動氣，不是我做娘姨的不中抬舉，這點兒事不肯答應，皆因我們鄉下人最重迷信，有句話說，生前入了公堂，死後便不能上天堂的。故此我決不能去，請老爺另找別的人去罷。」

老榮笑道：「你們鄉下人，偏有這許多迷信。入公堂與上天堂，有什麼相干！況又不是你的名分，閻王爺也未必就混寫在你的賬上。你若肯替奶奶上一回堂，我送你五十塊洋錢，上兩回就是一百塊，和大律師上堂一樣。有一堂，算一堂，你道好不好？」姨太太雖替阿木林摩著肚皮，老榮的說話，卻也句句聽入耳內，暗想這主意倒果然很好，自己回老榮不去，明知是一廂情願的話，公堂上如果真出牌票來拿，自己決跑不了。若得有人代替，早一日了案，便可早一日丟卻心事。此時聽老榮往那裡許娘姨的心願，她也轉身對娘姨說：「娘姨，你若肯替我去到堂，我也每堂送你五十元，湊成一百何如？」

娘姨聽上一堂有這許多錢到手，頓時錢迷了心竅，起初只當老榮要她打白差，所以滿口推辭。此時早把天堂地獄丟在肚外，只是適才一口回絕，現在再答應，未免不好意思，假意皺了皺眉頭說：「老爺奶奶，並非我不肯，只為古語有生前上公堂，死後便不能上天堂這句話，不知是真的，或是假的。如若沒有意思，我就替奶奶上一次堂便了。況奶奶從前原待我等不錯，這一百塊錢倒隨便的。」老榮道：「你真再談天堂地獄了，這都是無稽之談。倘是真的，那一班大律師，不論誰的事，只消有了錢，都肯替他們上堂，做原告被告，一年之間，也不知要到幾百次堂，這班人死後，怕不都要打入十八層地獄中去麼！你放心就是。」娘姨聽了，借此落篷說：「這樣我明兒一準替奶奶上堂便了。只恐我裝得不像。」老榮道：「不打緊，什麼人都是衣裳扮出來的，你明兒只消穿了奶奶的衣服，借她幾件首飾，給你戴著去，就不致被人看出破綻了。」

娘姨應允，老榮和他姨太太都大為歡喜。次日一早，娘姨有命在身，便自做主意，把姨太太的白狐嵌皮襖，灰鼠領衣，兩件自出娘胎沒穿過的衣裳，穿在身上。又把姨太太新置的一條絲綢緞裙套上了。所惜自己腳大，姨太太的小腳鞋兒穿不上，只得把自己一雙新鞋子穿了。不過時下婦女著裙，大概腳大的，都用新式短裙，和褲管一般高低，走路方有姿勢。腳小的，仍用舊式長裙。這娘姨不但大腳，而且有生以來，只在出嫁做新娘子的時候，著過幾次裙，也是坐著不大行動的，此時穿了姨太太的長裙，走幾步很不像樣。但那娘姨卻以為齊整極了，親自到老榮面前給他觀看。老榮連聲稱好，忽然說：「阿喲，首飾呢？」娘姨道：「首飾因奶奶睡著未醒，沒處可拿。」

老榮抱怨他，為何隔夜不預先拿了，現在時候快到了，穿著這種衣裳，沒首飾配襯，豈不難看。別無他法，只得向另一位姨太太處借幾件剔刺的，還受了她不少閒言閒話。老榮不放心娘姨一個人前去，親自陪著她，同坐馬車，前往公堂。一路上娘姨婢學夫人，和老爺並肩而坐，好生得意，真的把時辰八字都忘記了，那裡還想到一上堂，就要遭橫禍飛災，出於她的意外。一半也是老榮的疏忽，他因輕信如海之言，以為律師等輩有俊人代他聘請，所以自己一點也不曾預備。豈知如海得了他一千塊錢，早已給女兒秀珍買東西，送與相好朋友。俊人面前，連屁都不曾放過一個，有誰代他們設法安排。老榮到了衙門，調查自己名下未有律師，再找如海，也蹤跡不見，方知事有不妙，又不敢在娘姨面前說破，恐她臨時膽怯。待上堂問到華公館的賭案，原告是巡捕房，許多被告都臨訊不到，只到一個開場聚賭的頭家華某氏，娘姨剛答應了一聲是我，便有巡捕房中包打聽出來，證明此不不是前晚的原人，乃是冒名代替。娘姨聽他當場說破，頓時嚇得抖將起來。

老榮也叫苦不迭，心想娘姨若能一口咬定，確是本人，前夜被捕者很多，想像包打聽誤認，諒捕房中未曾拍照，也決不能斷定她一定是冒名代替的。偏偏那娘十分忠厚，經此一次，頓時不打自招，承認是華公館的娘姨，因受老爺奶奶的唆使，冒充主人前來。老榮不等她說完，聽娘姨攀出自己，深恐堂上要尋著他，當場出彩，趕緊腳底下明白，由旁聽席溜下公堂，坐著馬車逃回家內。也不敢上樓去見姨太太的面，在書房中懷著鬼胎，躲了半天，想想躲著到底不是事。挨至傍晚時候，再出去打聽，方知娘姨供出實話，堂上因她欺騙公堂，中西官都大為震怒，已將那娘姨收押，仍須華某氏原人到堂聽候裁判。

老榮好不著急，暗說慚愧，可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聚賭還未取消，又加上一個欺騙公堂之罪，真的是弄巧反拙，後悔無及。現在那娘姨押著，與自己雖沒相干，不過要他華太太親自到堂這件事，在勢決不能和堂上抵抗。若使今天無娘姨冒頂之事，就到堂也不過認罰可了。偏偏錯打主意，觸犯刑章。再要到堂，只恐沒那般容易了案。若說托人設法，如海、俊人等又都是有口無心，不但說了話不能算數，就是受了人的錢，也毫無交待，如何再敢請教於他。想來想去，只有自己請律師辯護，最為穩妥。出了錢，運動什麼人，連面都不能見一見，何殊暗中摸索，被居間的揩了油，還要感他的情，豈不太冤。幸他有一個律師翻譯相識，此人姓諸名荷生，做了二十餘年翻譯，換過四五個有名律師，足當得老資格三字，現在撲克大律師處做正翻譯。老榮雖不與他十分知己，但荷生曉得老榮是資本家，見面很肯巴結他。老榮因這班人不大好惹，動不動想轉人錢的念頭，故此反見而遠避。此時想著此人，不覺心中大喜。曉得荷生在外間很有手面，這件事托了他，必比如海等更強。因即趕至撲克大律師處，豈知去得太晚，撲克律師的寫字間已落了鎖。老榮想荷生每夜必往總會打牌，又到總會尋他，可巧荷生也不在那裡。而且這夜和別人預約的賭局，也著人前來通知改期，說今夜因家中有事，不能來了。老榮好生納悶，打聽著荷生的住址，再往他家上門尋找。不料荷生並沒在家。老榮頗覺詫異，問他家中人說適才總會裡告訴我，諸先生在家有事，緣何他又不在家中呢？家人回言：「我們老爺今天果然有點兒家事，故連寫字間都沒上。不過人在別處不在此地家內。」

老榮愈覺奇怪道：「既是家事，緣何不在家中辦，莫非諸先生別處還有小公館麼？」家人道：「沒有。我們老爺娶了姨太太，沒一個不進宅，所以外間無小公館。」老榮道：「既如此，你說他辦家事，他外間既無小公館，人又不在家內，請問你，他辦自己的家事呢，還是替人辦家事？請你講明白些，我倒越聽越不懂了。」家人被他這樣一問，臉也漲紅了，說：「自然辦自己的家事，因他……」說到這裡，旁邊有個家人插口道：「阿三，講話留神些，老爺就要回來了，請這位爺等一會罷。」那人被他一句話提醒，登時住口不言，只說是的，果然老爺快回來了，有屈爺等一刻，請用茶罷。說著，送過一碗茶，跑開了。老榮很恨那插口的家人，卻又不能強教那人告訴他這些話，料定荷生必有重大的事件，但愁他沒工夫替自己幫忙，可就尷尬了。正愁間，荷生回來。很涼的天，還跑得滿頭大汗。見了老榮，點點頭，也不問他的來意，先向底下人盤問三少爺那裡去了？底下人回言不知道。荷生大怒，頓時教他們快去尋來，快去尋來。老榮見此情形，嚇得連自己的話也不敢對他說了。倒是荷生發付了家人，先問他：「華先生見枉，有何貴幹？」老榮道：「有點小事奉商，諸先生，你好忙啊！」

荷生道：「不相干，算不得忙。我們生來勞碌命，不忙就要害病，還不如忙些兒，倒可消災解殃。你有什麼事，教我附帶著忙忙更好。」說罷一陣笑。老榮也笑著，把自己這件事，從頭至尾說了。荷生聽著，時而皺眉，時而點頭。等他完全講罷，方說：「此事我看華先生是你錯了。第一你不該欺騙公堂。第二你不該不請律師。倘你兩件有一件沒走錯路，就不致鬧到這般田地。因你不欺公堂，即使沒有律師代辯，本來這種一面頭官司，無辯論之價值，只須端整好洋錢，聽罰就是了。今則已令別人頂替到堂，被包探看破，若有律師在旁，他必能強替你們想出理由，或說主人有病，命娘姨代表到堂。因她初到公堂，懾於威儀，故把說話講錯了。或說此人素有神經病，語無倫次。這樣便可將欺騙兩字抹殺，就使堂上不准別人代表，也不過改欺，仍傳本人到堂候訊，範圍限於聚賭一案，決不會化到這樣廣闊的。」

正言間，荷生的家人，已將那位三少爺尋到。荷生見了，教他不可跑開，少停隨我到新新旅館去。見了她，不許和從前一樣，須要親熱些，叫他一聲娘，還要問她身子可好些？兒子記掛你的不得了。還須用手指在眼睛上揩揩，最好能把眼淚揩了出來。我看你還是預先把薄荷錠服些在手指上，少停要他出眼淚，也容易了。他這位三少爺還只十一二歲，玩心未退，聽了他爺的話，不依道：「父親，從前不曾對我說，我不是她肚子裡生出來的麼」你說她脾氣凶得很，小丫頭被她打得滿身血，令我不許叫她娘，叫她爛污婊子，也不許親近她，親近了她，也要和小丫頭一般吃打的。為什麼她現在病了，倒要我去看她？前天去了一次，我遵父親的命沒

叫她娘，你為什麼要罵我。今天我不去了，你去叫她娘就是。」

荷生大怒，喝道：「放屁！我對你講話，你敢不聽麼？少停看家法，打死你這畜生，看你依也不依。」三少爺被他一罵，不等擦薄荷錠，先已眼淚流出來了。荷生命人陪他出去，不許走開。一面回頭對老榮笑道：「這種家常瑣屑的事情，人人不免，真正可笑。」老榮不便問他什麼，也笑著點了點頭。荷生摸摸腦門，自言道：「適才講到那裡？哦，想著了，現在木已成舟錯的也錯定了，任你有多大的力量，不能挽回。幸虧你醒悟得早，到此尋我，並不是我癩痢頭兒子自家好，吹牛皮本領大呢，皆因我們律師，他交遊甚廣，常與官場往來，因他名字題得很好，叫做撲克，官場中人都愛賭撲克，算是時髦派，他們見了我們律師，都要合他一份，說有了撲克，打撲克一定贏的。所以他仗著這個名字，結了無數朋友。公堂上的手面，也格外大了。至於我卻是叨他的光，生意忙些。多弄幾個錢用用罷了。還有一樁巧事，天天我們撲律師忙得不得開交，明天恰巧逢著他沒有堂事，一天的工夫，替你獨家辦事，豈不格外道地。不過這一次，你那位姨太太可一定要親自到堂的了。有我們律師辯護，包你們不致吃虧，多少罰幾個錢罷了。我明天若有工夫，一定自己到堂，替你們翻譯，如其有事，不能親到，我也一定替你們找一個比我更有能為的翻譯上堂，華先生儘管放心。你無論有什麼，委托我諸某去辦，簡直比自己辦的更為周到。這不是我胡吹亂道的話，我那一班朋友，無有不知道的，所以做了二十餘年翻譯，有此一點小小名氣。」說罷微笑。老榮聽了，自然滿意，只說：「最好諸先生，你明兒無論如何，抽一時空，大駕親自到堂，免得陌生的與我們接洽，亦多有不便。勞了你的神，日後我自己有數便了。」荷生答應道：「是了，明天我一定設法，抽出空來，自己到堂便了。」

老榮大喜，稱謝出來。回愛先到姨太太房中。那時姨娘被押之事，姨太太已得風聲，肚中頗耽心事，見了老榮，強作鎮定，問他公堂上事怎麼講了，你妙計通天，生出這種好主意，想必已把賭案了卻，娘姨在那裡？我還要謝謝她。老榮被她說得頓口無言，只顧搖頭歎氣。姨太太又將他罵了一陣，罵過之後，老榮方始開口，把自己請了撲克律師。明兒上堂辯護，必能博回面子。不過這一次，你可再不能不到堂去了。姨太太那肯答應，老榮急了，再三哀告。姨太太明知事已至此，自己決不能再不到堂，不答應老榮，半為自己懼怯，半卻是難難老榮之意。鬮到後頭，算是答應了，老榮心中才放下一塊石頭。

次日，姨太太起了一個早，老榮陪著她，同往公堂。果然荷生未曾失信，與撲克律師在休息處相候。見面之下，略有盤問。華姨太太見了律師的黃鬍子，頗有點兒懼怕，連說話也不敢高聲了，與在家對待老榮時，判若兩人。移時，堂上傳喚，律師帶她上去。昨天那個頂替的娘姨，也在堂下，見了主人，想起自己為他押了一夜，日後還不知要怎樣斷罪，一肚皮冤苦，都湧了起來，忽然抱頭大哭。姨太太見了，恐自己也要和她一般受罪，不免更為耽憂。幸有翻譯在旁，不住教她放心休怕，果然請了律師，要緊關頭上，大有效驗。今天雖幾番被問官嚴詰，有律師代辯，無理中竟會生出理由。問到冒名代替一節，律師也將昨夜荷生的那片言語答覆，並承認女流不諳公堂規則，致有此失。今日到堂，情甘受罰。於是辯論終結，二罪並判，罰洋一千元充公。娘姨不該在堂上胡言亂道，也罰洋二十元充公。一件大事，居然了結。

老榮於罰款之外，送了撲克律師一百兩銀子，荷生二百塊錢。荷生嫌二百元太少，著人退了回來。老榮又加他三百，湊成五百元，方肯收下。這一番官事，老榮共損失三千元左右，然而卻並未蝕本。因那夜有只籌碼箱，鎖在姨太太衣櫥內，藏著各家的賭本，現款四千餘元，分文沒肯還給別人。有人來要，推頭被捉賭的搜去了，故他扣卻罰款開消，還賺進一千多塊錢。但有幾家小姊妹，知道他們如此行為，頗不贊成，因而絕交的卻也不少。這些都是後話。再說那諸荷生得了老榮五百元謝意，還不甚稱心，因他指望此案謝意，極少也有千元進款。故肯丟卻自己的大事，特地上這一次堂，不意竟打一個對折，豈不失望。你道他自己有甚大事，此事與前書到他家尋訪時教導三少爺的那片話，有連帶關係，前書既隱隱約約的點綴出來，此時若不表明，豈不令閱者納悶。我們做小說的，空口白嚼，無非為博看的人賞心樂意，若教人花錢，買了小說看，反要耽愁受悶，如何說得過去。所以我常說，一班做哀情小說的，沒有心肝，就是這個意思。